



禮記  
卷之八

特別  
412  
16  
32



12  
16  
32



張翰林校正禮記大全卷之五

王制第五

疏曰王制之作在秦漢之際盧植云文帝  
令博士諸生作春秋三傳  
王制之書經綸天地之次  
嘉徐氏曰王之制一書叙  
者所以書推論天地之次  
綱制大經而為之制  
法若畫一祀法而  
不  
者其書推論天地之次  
綱制大經而為之制  
法若畫一祀法而  
不  
之義其書推論天地之次  
綱制大經而為之制  
法若畫一祀法而  
不  
相踰越三代所紀綱制大  
經而為之制法若畫一祀  
法而不  
維持者不亂蓋得其道矣  
周衰先王之制  
多矣暴君汙吏慢其經界  
而井田之制  
子班爵祿之制孟存者不  
聞其詳凡去其  
舊典禮經之制  
而存者不聞其詳  
凡去其  
舊典禮經之制  
而存者不聞其詳  
凡去其  
掃地此漢儒思古而王制所為作也





之也制爵祿止於諸侯與其臣而不及王朝之臣者蓋制諸侯與其臣之祿則以諸侯為視制爵祿之法亦若是而已此大夫之祿則以諸侯為視制爵祿之法亦若是而已此大夫之祿則以諸侯為視制爵祿之法亦若是而已此大夫之祿則以諸侯為視制爵祿之法亦若是而已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言天子諸侯田里之廣狹不能猶不足也不合於天子者不與王朝之聚會也民功曰庸其功勞附大國而達於天子故曰附庸天子以下皆言田

而不言地者以地有山林川澤原隰險夷之不同若限以地里而不計田里則井地不均穀祿不平矣里數有二分田之里以方計如方里而井是也分服之里以袤計如二十五家為里是也後章言方千里者為田九萬畝此以方計者也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此以袤計者也分服則計道里遠近以為朝貢之節分田則計田畝多寡以為賦祿之制此所以為均平也馬氏曰晉天之下莫非故天子之法計之蓋萬里而末細猶身之運臂臂之使指也蓋不千里則朝聘會遇之煩有所不給也至於里也



武公出入均勞而內外之輕重不分也春秋以來鄭  
曰我周之正蓋畿外諸侯視外諸侯而先王所以  
也內外此所以內諸侯之視外諸侯而先王所以  
地是故三公則受百里之六地而元士三十里亦  
而視附庸田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  
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  
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

此言庶人之田井田之制一夫百畝肥饒者為上  
農瘠瘠者為下農故所養有多寡也府史胥徒之

屬皆庶人之在官者其祿以農之上下為差多者  
不得過食九人之祿寡者不得下食五人之祿  
其高下為五等之寡也季氏曰孟子曰分田制  
君子莫治野人無思所以養君子蓋以農而  
以治之且示其不能交相無也無人之在官者  
家亦授之田所以責其廉能也善也祿足以代  
又授之田所以責其廉能也善也祿足以代  
焉夫均受百畝之分然地有以畝計其為一  
食人九之或寡或寡此農夫所制也畝計其  
以食人九之或寡或寡此農夫所制也畝計其  
大器不過三等而已府史胥徒之類有田則  
所謂官田是也故祿之寡不有畝則定此言  
下以農為差則多祿之寡不有畝則定此言  
得以下食五人之祿者蓋分以均之而知此  
畝之糞者蓋分以均之而知此

乎力法出乎上力出乎下其言亦互相備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  
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

卿四大夫祿君十鄉祿

此言大國也視上農夫者得食九人之祿也

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鄉祿小國之卿

倍大夫祿君十鄉祿

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

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

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朱子曰孟子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

可考闕之可也○方氏曰次國小國不言大夫士

者多寡同於大國可知亦卿而上三等之國所異

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所同者蓋卿而上其祿浸

厚苟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

其祿浸薄苟亦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此

所以多寡或同或異也永嘉徐氏曰先王量祿以

差等上馬不至於過制下馬不至於計食其品節

士享百畝之移苟足以代耕免勞苦而已雖不能

有餘而亦不至於不足其餘自卿以下雖多祿入自

以一則無多邑制之失諸侯分田雖多祿入自

自有定數亦無尾大不掉之患此先王制祿之美意也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此言三等之國其卿大夫煩聘並會之時尊卑之序如此鄭云爵位同則小國在下謂二人同是卿則小國卿在大國卿之下爵異固在上者謂若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位於大國大夫之上也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鄭氏曰謂其為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為上次國之士為中小國之士為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疏曰今大國之士既定在朝會若其有中國之士小國之士者其行位之數各居其上國三分之二謂次國以大國為上而次國上九當大國中九次國中九當大國下九是各當其大國三分之二小國以次國為上小國上九當次國中九小國中九當次國下九亦是居上三分之二也是各居上之三分宋嘉徐氏曰先王分土惟有三至於二十七士其在國之祿則倍差之不同其出國之聘則班列之有等先王豈苟為異哉蓋使之



安分而無覬覦正名而不至於亂次其辨上下定  
民志者固如此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

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

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各山大澤不以封

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九州并王畿而言此但言每一州所可容者如此凡八州餘以例推皆言畿外之制下文始言天子畿內之制也

閒音閑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之國  
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  
三國各山大澤不以盼盼音班其餘以祿士以為  
閒田

鄭注畿內九大國者二為三公之田又三為三公致仕者之田餘三待封王之子弟也次國二十一者六為六卿之田又六為六卿致仕者之田又三為三孤之田餘六亦待封王子弟也小國六十三

者二十七大夫之田并大夫致仕之田共五十四  
餘九亦待封王子弟也三孤無職雖致仕猶可即  
而謀故不副愚意此無明證皆鄭氏臆說况周制  
六卿兼公孤則所餘之田尚多然如周召之支子  
在周者皆世爵祿則累朝之王子弟未必能盡有  
所封也○疏曰畿外諸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  
封畿內之臣不世位有盼賜之義故云不以盼○  
朱子曰恐只是諸儒做箇如此算法其實不然建  
國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又曰非惟施  
之當今有不可行求之昔時亦有難曉○石梁王  
氏曰天子縣內以封者或三分之一或半之又除

山川城郭塗巷溝渠則奉上者幾何嚴陵方氏  
泰山晉之梁山之類六澤若豫之孟豬楚之雲夢  
之類蓋互言之大者則必有大澤其名馬於山曰名於澤  
曰大蓋互言之大者則必有大澤其名馬於山曰名於澤  
所出非外內諸侯所得專而有之於所藏寶貨之  
封於內則不以盼賜外則度土而封之使傳嗣也  
故曰封內則不以盼賜外則度土而封之使傳嗣也  
之使食祿而也故曰盼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

侯之附庸不與與去聲

九州而千七百七十三國者內一州為王圻容九  
十三國外八州容一千六百八十國并畿內為千  
七百七十三國也元士附庸不與者以上文所算

止五十里而元士附庸皆不能五十里故不與也  
○石梁王氏曰註引千八百國之說謂夏制要服  
內七千里與五服五千之言不合

共立百恭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

共官謂供給王朝百官府文書之具浚用之需御  
謂凡天子之服用蓋皆取之租稅也○方氏曰以  
百里所出之少資百官之所共疑若不足然卑者  
所稱不為不足以千里所出之多為一人之御疑  
若有餘然尊者所稱不為有餘且以其近者與人  
則欲其易給而無勞以其遠者奉已則欲其難致

而有節百里之內非不以為御也要之以共官為  
主耳千里之內非不共官也要之以為御為主耳  
馬氏曰官者官爵之所用而其用輕故取百里以  
近地之所出者給之御者天子之所用而其用重  
故取千里以遠地之所出者給之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

平于勿心又

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  
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  
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

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一人分天下以  
為左右曰二伯

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  
之此即天子之上公分主天下之侯國也八伯為  
八州之伯二伯則天下之伯也嚴陵方氏曰方伯  
中八州居外各設一方伯馬長言其足以長人也  
所謂比長之謂師帥亦若爾帥言所帥者衆非特  
止而非已所謂師帥而巳所謂黨正之正亦若爾  
長也必謂帥之而巳所謂黨正之正亦若爾帥言  
非成德不謂之伯也故衆能帥衆則謂之伯也  
正於一然後其德能帥衆也故衆能帥衆則謂  
也蓋八伯之後其德能帥衆也故衆能帥衆則謂  
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一人分天下以

者以其居人臣之極位不特貴乎有莫德又貴乎  
有嘉年故也先國有衆建諸侯而設方伯以是而  
或嘉徐氏曰庸先王之命於牧伯專達於天子故  
聘之數悉以封之聽命於侯而缺伯然無所紀綱  
王舉天下以封之聽命於侯而缺伯然無所紀綱  
則強弱有以相建而諸侯小無以相維其非綱於  
治之策也蓋方伯不連帥之設也所謂表其德關  
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其係大矣哉諸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方氏曰甸服四面五百里則為方千里矣王畿千  
里之外莫近於侯服而采又侯服之最近者莫遠  
於荒服而流又荒服之最遠者舉其最遠最近則  
綏要之服在其中矣李氏曰采於侯服為尤近流  
於荒服為極遠九州舉內以  
見外四海舉  
外以包內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石梁王氏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註獨

引明堂位謂夏官百非也嚴陵方氏曰三公之數

則倍公而三之也二倍大夫而三之也

道於建官之數每準於陽焉后治陰德也

數者特從夫而巳夫位尊者其卑而數愈倍

其事詳而宰上故官之法中士十有六人

官言之二窮於九故止八相一倍可知而此

十有八則中下之士互相一倍可知而此

以陽數窮於九故止八相一倍可知而此

律終於八則中下之士互相一倍可知而此

簡職之卑者益衆故三公所以職之隆者

子理萬幾調萬化國有大事而有大論作大

則有卿馬等而下之或典禮樂或任簿書此

也夫三倍於公大夫又三倍於卿元士又三倍於

也夫三倍於公大夫又三倍於卿元士又三倍於

也夫三倍於公大夫又三倍於卿元士又三倍於

也夫三倍於公大夫又三倍於卿元士又三倍於

也夫三倍於公大夫又三倍於卿元士又三倍於

也夫三倍於公大夫又三倍於卿元士又三倍於

也夫三倍於公大夫又三倍於卿元士又三倍於

也夫三倍於公大夫又三倍於卿元士又三倍於

也夫三倍於公大夫又三倍於卿元士又三倍於

也夫三倍於公大夫又三倍於卿元士又三倍於

也夫三倍於公大夫又三倍於卿元士又三倍於

也夫三倍於公大夫又三倍於卿元士又三倍於

也夫三倍於公大夫又三倍於卿元士又三倍於

也夫三倍於公大夫又三倍於卿元士又三倍於

也夫三倍於公大夫又三倍於卿元士又三倍於

也夫三倍於公大夫又三倍於卿元士又三倍於

十七人

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

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

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

二十七人

馬氏曰天子六卿而二卿一公故有三公而六卿之中又有三孤焉天子六卿而大國三卿乃其統之屬也至於太夫士則又三卿之屬焉下大夫五

人二卿之下下大夫各二十一人一卿之下下大夫一  
人周官所謂設其參即三卿也傳其伍即下大夫  
五人也陳其殷即上士二十七人也有上中下之  
大夫而獨言下大夫者對卿而言也其實大夫有  
上中下之辨士亦有上中下而獨言上士者對府  
史而言也其實士又有上中下之異宋嘉徐氏曰  
親諸侯聖人觀地五服選賢建德與之非其不  
也中議于里環列道聖人所以與諸侯外諸侯  
私其力以御之也試觀其內所以與諸侯外諸  
外非有輕重而命于天子入為諸侯外諸侯不  
其權也列國之卿命于天子入為諸侯外諸侯  
而諸侯每歲貢土實其在王都諸侯又不得私  
也聖人封建之天子實其在王都諸侯又不得私  
大國三卿命於其君則天子則其朝廷所自命者  
卿命於其君則天子則其朝廷所自命者

命國之小者官自出也命其大不命其  
小聖人控制大邦優假小國之意深矣

#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

三監者監臨而督察之也自王朝出權亦尊矣一州  
三人則二十四人也此大夫之在朝必無職守者  
使有常職豈可遣乎不然則特命也嚴陵方氏曰  
一方其權實重馬天子不可不大為之防每國三  
人故謂之三監必以三人為之若見天子則與三公同義  
不使卿為之止使大夫為之若書所謂三監雖使  
其大夫固足制於方伯故也若書所謂三監雖使  
錮同其人則異馬○金華應氏曰方伯者天子所  
任以總乎外者則又不敢肆此大小相維內外相  
易專大夫位卑則不敢肆此大小相維內外相

之微意也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畿內之地王朝百官食祿之邑在焉畿外乃以封建使其子孫嗣守然內亦謂之諸侯者三公之田

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也

曰內諸侯則公卿大夫士是也外諸侯則公侯伯

子男是也夫祿所以養其人而巳外諸侯所以傳其國

侯臣道也止養其人而已外諸侯所以傳其國

國馬經亦曰諸侯世子而巳外諸侯所以傳其國

矣○石林葉氏曰內之公卿大夫其受田視公侯

伯子男固亦通稱曰內之公卿大夫其受田視公侯

賡者亦得世爵外以世爵為主而不得襲位而公卿大

祿然則諸侯之子爵豈輕內而重外乎蓋古者公

大夫之有功德則出爵為諸侯是亦在內之世爵也

乃內之世祿臣也至諸侯有功德是亦在內之世爵也

卿是在內之世祿者或在外之世爵諸侯也內外更易而輕重所以均者此先王之仁政也

卷音泰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

制者言三公命服之制也命數止於九天子之三

公一命蓋驚冕若加一命則為上公與王者之後

同而著袞冕故云一命袞若為三公而有加袞者

是出於特恩之賜非例當然故云若有加則賜也

人臣無過九命者大宗伯再命受服與此不同○

馬氏曰三公袞服有降龍無升龍

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方氏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之卿再命一命也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則知三等之國其大夫皆一命而已大國對下卿言卿指上中可知小國特言卿則乘三等之卿可知言下大夫而不及上中者蓋諸侯無中大夫而卿即上大夫故也前言上中下之所當與此不同者位雖視其命不能無詳略之異也  
五其命以三自上公九命至於男五命品級異等而不可亂自上公衮冕侯伯鷩冕至於子男毳毼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  
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入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

冕儀章異數而不可越周官典命掌諸侯之五等之服必從其命司服自公之服至子男之服所正名分而乾坤以爲衣裳蓋法天地以制爲上下之服取諸乾坤立之爲衣裳蓋法天地以制爲上下之服非私創也  
官下文有物色靡會天地而萬物於一身以服之官命有德謂之天自天子而下皆然  
三章其別爲五如天命造地設不可紊也  
其章數則以於王而自造地設不可紊也  
龍而統則以於王而自造地設不可紊也  
與王同而得以純用之無所等倫也



論謂考論其行藝之詳也論辨則材之優劣審矣  
任事則能勝其任矣於是爵之以一命之位而養  
之以祿焉○疏曰爵人於朝殷法也周則天子假  
祖廟而拜授之刑人於市亦殷法謂貴賤皆刑於  
市周則有爵者刑于甸師氏也馬氏曰凡民之材  
德則有知仁聖義中和其行則有孝友睦姻之  
其藝則有禮樂射御書數而視其材之必論之  
之者辨其德行使之道藝之實而才視其材之  
則已辨然後使才足充大夫士之任則使御之  
大者視其爵祿然後爵之充大夫士之任則使  
位者視其爵祿然後爵之充大夫士之任則使  
故曰任事然後爵之充大夫士之任則使御之  
民告于王而下又曰論至位定然後爵之充大夫  
以謂官能詔事者乃任事者也蓋司馬辨論官材  
之意謂官能詔事者乃任事者也蓋司馬辨論官材

論國中之士也凡官民材者兼萬民而言之也  
國中之士與養萬民之士蓋有異也論國中之  
士其法則致詳故考校於中年論萬民之士其  
則致畧故三年然後論辨之意則同也

是故八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  
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  
示弗故生也

公家不畜刑人舊說以為商制以周官墨者守門  
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刑者守圜髡者守積也唯其  
所之者量其罪之所當往適之地而居之如虞書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不及以政賦役不與也

示弗故生不授之田不賜其之示不故欲其生也  
嚴陵方氏曰爵所以加有罪陰之事也市在北則陰之所  
所也朝者士之蓋立有言德者與人相備也凡此以見  
會故言與衆棄之言共下言棄之私情爾夫亦養也  
人之君之所好惡非出於公家之言於不能養特遇之  
謂小之畜則也所養者衆矣於不嫌於天之意所以命有  
大謂之畜則也所養者衆矣於不嫌於天之意所以命有  
德刑者與之言而巳○馬氏曰爵已之欲而與衆共  
聖人制之爵刑所以拂有罪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國夫  
之也此與孟爵刑所以拂有罪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國夫  
皆曰可殺然後爵刑所以拂有罪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國夫  
勢足以養士者其勢亦不足以致之故曰政  
與言也夫自棄者先王亦從而棄之故曰政  
示弗也也夫自棄者先王亦從而棄之故曰政  
示弗也也夫自棄者先王亦從而棄之故曰政  
君天也君之喜怒賞罰去凶人之雨露雷電也天豈能  
淫天也君之喜怒賞罰去凶人之雨露雷電也天豈能

日求天下之善惡者罪福之人君亦豈能一  
罰天下之善惡者罪福之人君亦豈能一  
於朝以勸君子惡士之取其所共樂也刑人於市所以  
懲人會於市刑人於市所以懲人會於市所以懲人會於市  
衆人之會於市刑人於市所以懲人會於市所以懲人會於市  
公家及大夫士皆遠之惟其所懲之言流於窮遠故  
其所以懲之言流於窮遠故

諸侯之於天子也  
比年一名小聘三年一名大

聘五年一朝

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親行

天子五年一巡守

舜典曰五載一巡守周官大行人曰十有十歲王

巡守殷國孟子曰巡守者巡所守也長樂陳氏曰

聘所以禮也存煩省聘問臣之禮也諸侯之於天子

必以五年為節五為天年一合朝之數君臣之際有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

觀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

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泰山也宗尊也東方之山莫高於此故祀以為東岳而稱岱宗也柴本作柴今通用燔燎以祭天而告至也東方山川之當祭者皆於此望而祀之遂接見東方之諸侯

問有百歲之人則即其家而見之以其年高故不召見也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

之所好惡志淫好辟

大師樂官之長詩以言志采錄而觀覽之則風俗之美惡可見政令之得失可知矣物之供用者皆出於市而價之貴賤則係於人之好惡好質則用物貴好奢則侈物貴志流於奢淫則所好皆邪僻矣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

正之

典禮掌禮之官也考時月定日即舜典所云協時月正日也考稷四時及月之大小時有節氣早晚月有弦望晦朔日有甲乙先後考之使各當其節法律禮樂制度衣服皆王者所定天下君不容有異異則非正矣故因巡守所至而正其不同者使皆同也嚴陵方氏曰天子稱畿也土侯也土侯非徒五年一巡而土亦所以守者巡守所以守天子之能詳故其修之宜周

不用天時也五行必以時月日星辰之象以定其時月定日即舜典所云協時月正日也考稷四時及月之大小時有節氣早晚月有弦望晦朔日有甲乙先後考之使各當其節法律禮樂制度衣服皆王者所定天下君不容有異異則非正矣故因巡守所至而正其不同者使皆同也嚴陵方氏曰天子稱畿也土侯也土侯非徒五年一巡而土亦所以守者巡守所以守天子之能詳故其修之宜周







謂使者執此以將命也○疏曰祝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數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

以將伯子男之命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鈇坐斫力也鈇斧也

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

子

圭瓚璋瓚皆酌鬯酒之爵以大圭為瓚之柄者曰圭瓚釀秬鬯為酒芬香條鬯於上下故曰鬯釀酒

灌地降神必用鬯故未賜圭瓚則求鬯於天子賜

圭瓚然後得自為也馬氏曰春秋夏宗禮與刑觀天子之謀與慮而諸侯則謹其法而已為朝也禮與刑觀天子之謀與慮而諸侯則謹其法而已為朝也禮與刑觀天子之謀與慮而諸侯則謹其法而已為朝也



殺鬯即秬鬯也秬黍一稔二米和氣所生以為酒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八宮南之

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

疏曰百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郊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三十五里九里置郊外仍有二十六里五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二十五里三里置郊外仍有二十二里此是殷制若周制則畿內千里百里為郊諸侯之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天子諸侯皆近郊半遠郊此小學大

學殷制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西郊辟明也雍和也君則尊明雍和於此學中習道藝使天下之人皆明達諧和也類之言班所以班政教也○張子曰辟雍古無此名蓋始於周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說文云類宮諸侯鄉射之宮也○舊說辟雍水環如璧泮宮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臨川吳氏曰天下王制無所謂命一日無教學不可何也曰學固不可一日無道所以命之也然教不可不資也禮乎曰立天子道未有不命也然教不可不學也蓋古之立國也必資禮於天子所教而後立矣○嚴陵方氏曰國也必資禮於天子所教而後立也言小學在左則以命之教然後為學所以處學之大者若洒掃應對之處類則小學之道





之地逆者要逆其走而不使之散亡也此言田獵之禮尊卑貴賤之次序馬氏曰百姓合田獵此天子不台圖至也天子勢足以合圖故曰百姓合田獵此天子不台圖至也

獮豸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群也天子勢足以合圖故曰百姓合田獵此天子不台圖至也

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罝音尉草木零落然後

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鹿豕不卵不

殺胎不斃天不覆巢殺於表反天鳥老反覆房六反

梁絕水取魚者周禮註云水堰也堰水為關空以

筇承其空月令仲春鷹化為鳩此言鳩化為鷹必

仲秋也罝羅皆捕鳥之網罝獸子之通稱斃斷殺

之也天禽獸之稚者此十者皆田之禮順時序廣

仁意也長樂劉氏曰天生萬物以時聖人贊之以

萬物則時生不禮正於外則氣周於內心則順

違於法此聖王所以盡人之性於上而心則動用

性於天也先舜禹湯文武之性於上而心則動用

焉乃能嗣天也先舜禹湯文武之性於上而心則動用

之用各有其時則物得曲遂其生而材無不成就

矣各嚴有制則民得以禮節其欲而德不廢矣

蓋季秋之月也魚陰陽而入澤梁者因陽

中為取魚之時也易取陽物故獵豺祭獸而田獵者

陰中獸於是時候則可取也故豺祭獸而田獵者

以中為取魚之時也易取陽物故獵豺祭獸而田獵者

禮記卷之五

以爲取獸之候也虞澤虞也周官有山虞有澤虞  
月令於季秋之月言草木黃落蟄蟲咸俯則凡此  
所制皆爾麋卯巳可知然考之周官則有不合特設  
秋宜饋麋又言非以見曲禮士不取麋卵解然經言  
而巳不饋菓者不特惡傷其字乳而亦禁之使有節  
爲利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  
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  
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  
以三十年之通者通計三十年所入之數使有十  
年之餘也蓋每歲所入均析為四而用其三每年

餘一則三年而餘二又足一歲之用矣此所以二十  
十年而有十年之餘也鄭註以九年言之蓋積二十  
十年內閏月當一歲也一說二十七年則有九年  
之餘言三十者舉成數耳

### 祭用數之仿

鄭註以仿為十一疏以為分散之名大槩是總計  
一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分之三以行常祭之禮  
也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

禮記卷之六十五 王制五卷

事喪用三年之仿

喪凶事祭吉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故三年不祭  
唯祭天地社稷者不敢以卑廢尊也未葬以前常  
屬紼於輜車以備火災喪在內而行祭於外是踰  
越喪紼而牲也喪三年而除中間禮事繁難故總  
計三歲經用之數而用其牛之一也金華即氏曰  
用不為定法非若後世之拘於繁文守常而不知  
變者故為法也必於歲之杪則五穀皆入可以視  
其所入而為之所出也又用之地小大視年之豐耗  
以三十年通融之法豐不使九年之蓄然後計見之  
常為用度之法如此故天不能使地之不足易  
窮有凶荒水旱其民不至於流離饑餓不能使之  
用經用之抑亦送死之禮存所不當累乎三此也祭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

凶年不儉

暴者殘敗之義言不齊整也浩者汎濫之義所謂  
以美沒禮也惟其制用有一定之則是歲有豐  
凶而禮無奢儉此記者之言雜記云凶年祀以下  
牲孔子之言也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  
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  
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二十

禮記卷之五十九 王制第五十九 十九



左傳大夫三月士踰月者謂大夫除死月為三月士數死月為三月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誠如此則是大夫四月士三月謂大夫踰越一月猶可豈得謂士踰越一月乎此不可通當從左氏說為正長樂劉氏曰賓與葬生者送死之事也天子功及於終也臣子之恩德著於死之猶冀其復生也故其殯也不得已而殯之是以有七日之喪也當其朝歲諸侯雖在六服亦如四時之朝焉其不當朝也或會於練祥也亦如四時之朝焉其不當朝也或會於練祥也亦如四時之朝焉其不當朝也庶人縣封死不為兩止不封不樹喪不貳

庶人縣封死不為兩止不封不樹喪不貳

事

此言庶人之禮庶人無碑絳縣繩下棺故云縣寔也不封不為丘壟也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庶人則終喪無一事也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中庸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與此意同









鄭疑為夏殷祭名者以其與周不同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視三公視諸侯謂視其饗饋牢禮之多寡以為牲器之數也因國謂所建國之地因先代所都之故壙也今無主祭之子孫則在王畿者天子祭之在

侯邦者諸侯祭之以其昔嘗有功德於民不宜絕其祀也○周官制度云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獨祭法加為七左傳家語以為重該脩熙旬龍之五官月令以為門行戶竈中雷然則所謂五祀者名雖同而祭各有所主也鄭氏以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然太宗伯亦云祭社稷五祀儀禮士疾病禱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辨矣愚意鄭氏已臆說祭法之言亦未可深信焉氏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有城之報本反始抑天以防僭亂之階也蓋天地者天也地者地也社稷者土穀之神也而諸侯中者所尊也故祭以兼下故天子祭天地社稷五祀在下者不可以



牲約約植非有異也變文而已禘嘗禘烝與嘗禘  
烝禘亦然諸侯所以降於天子者禘一植一禘而  
已言夏祭之禘今歲植則來歲禘禘之明年又植  
不如天子每歲三時皆禘也○石梁王氏曰物稍  
成未若大成其成亦未可以故夏禘之時可禘可  
植不可嘗也秋冬物成可以必故此二時必可禘故  
不云植而云嘗禘烝禘此一節專為禘祭發也○  
愚按此章先儒以為夏殷之制然禘王者之大祭  
也今以為四時常祭之名何歟豈周更時祭之名  
而後禘專為大祭歟又周官制度云先王制禮必  
象天道故月祭象月時享象時三年之禘五年之

禘象閏又云王制之三曰禘非三年之制也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  
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  
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  
魚黍以豚稻以薦

祭有常禮有常時薦非正祭但遇時物即薦然亦  
不過四時各一舉而已註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  
首時者四時之孟月也嚴陵方氏曰牢者圈也以  
日牢也太牢具牛羊豕馬能有所畜故所畜之牲皆  
羊豕而已以其小故曰少天子之社稷主天下之



三者皆言薄於奉已厚於事神也石林葉氏曰度嫌於備物燕衣常用而踰祭服嫌於事神寢所常安而踰廟嫌於享親故禮皆不與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此一節舊在庶人者老不徒食之後今考其序當移在此大夫有田祿則不假借祭器於人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則假之可也凡家造祭器為先養器為後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藉子夜反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助者藉也但借民力以助

耕公由而不取其私田之稅

市廛而不稅

廛市宅也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也

關譏而不征

關之設但主於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其往來貨物之稅也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山澤采取之物其入也雖有時然與民共其利即孟子所謂澤梁無禁也張樂陳氏曰公田藉而不稅所以寬商關譏而不征所以寬旅山澤以時入而



不禁所以寬萬民

### 夫圭田無征

夫音扶  
 圭田者祿外之田所以供祭祀不稅所以厚賢也  
 曰圭者潔白之義也周官制度云圭田自卿至士  
 皆五十畝此專主祭祀故無征然王制言大夫士  
 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孟子亦曰惟士無  
 田則亦不祭既云皆有田何故又云無田則薦以  
 此知賜圭田亦似有功德則賜圭田耳  
 用民力如治城郭塗巷溝渠宮廟之類周禮豐年

###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三日中年一曰無年則一曰而已若師旅之事則  
 不拘此制

###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粥音育  
 田里公家所授不可得而粥墓地有族葬之序人  
 不得而請求已亦不得以檀與故爭墓地者墓大  
 夫聽其訟焉案樂陳氏曰起一人之繇則百畝不  
 其如此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所以寬之也周  
 官豐年句用三日之中年句用二日無年句用一日  
 則歲不過三日云者非周制也田里知遂官之日  
 頌不可生者無相兼并而民無憾於送死用民力  
 不粥則死者無所安厝而民無憾於送死用民力  
 請也死過三日仁也頌之田里墓之仁也禁之以  
 不粥不請義也事在於義則輔之以仁事在於仁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  
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  
齊齊去声五味異和去声器械異制衣服異管且修其教  
不易其俗亦其政不易其宜

居謂儲積以備用如懋遷有無化居之居材者夫  
人日用所須之物如天生五材之材天地之氣東  
南多暖西北多寒地勢高者必燥卑者必濕因其  
地之所宜而為之備如邇裘可以備寒絺綌可以

備暑車以行陸舟以行水此皆因天地所宜也廣  
谷大川自天地初分其形制已不同矣民生異俗  
理有固然其情性之緩急亦氣之所稟殊也飲食  
器械衣服之有異聖王亦豈必強之使同哉惟脩  
其三綱五典之教齊其禮樂刑政之用而已所謂  
財成輔相以佐君民也齊馬氏曰剛柔輕重遲速異  
使然也夫居則有寒暑燥濕之殊於天抑亦地氣之  
川之異材則有剛柔遲速之殊於地抑亦地氣之  
器之異於用射之於安亦遲速之殊於地抑亦地氣之  
醴之宜於秋宜辛冬宜鹹而不可得而一至於口者  
務而異物則有異和者冬宜其鹹而不可得而一至於  
輕重而制之也同衣服先王之制者因氣攝先王之  
所禁其日異也同衣服先王之制者因氣攝先王之  
教所以導其俗者則因民之所欲也故脩其教不易  
其俗不易其俗者則因民之所欲也故脩其教不易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馮氏曰五方之民以氣稟之不一齊兼習俗之異尚

宜者事得其義之謂也故齊其政不易其俗故先王有以省方觀民設教夫唯脩其教不易其俗故先王有以省方觀民設教夫唯脩其教不易其俗故先王有以省方觀民設教夫唯

是以其性各隨氣稟之昏明習俗之薄厚而不可推移焉若論其本然之性則一而已矣鄭氏亦曰地氣使之然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

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雕刻也題額也刻其額以用青涅之交趾足拇指

相向也東南地氣煖故有不火食者西北地寒少  
五穀故有不粒食者

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

備器

俗雖不同亦皆隨地以資其生無不足也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

鞮音低

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

方曰譯

方氏曰以言語之不通也則必達其志以嗜欲之  
不同也則必通其欲必欲達其志通其欲非寄象  
鞮譯則不可故先王設官以掌之寄言能寓風俗  
之異於此象言能做象風俗之異於彼鞮則欲別  
其服飾之異譯則欲辨其言語之異周官通謂之  
象胥而世俗則通謂之譯也○劉氏曰此四者皆  
主通遠人言語之官寄者寓也以其言之難通如  
寄託其意於事物而後能通之象像也如以意做  
像其形似而通之周官象胥是也狄猶狄也鞮戎  
狄履名猶履也遠履其事而知其言意之所在而  
通之周官鞮履氏亦以通其聲歌而以舞者所履

為名譯釋也猶言騰也謂以彼此言語相騰釋而  
 通之也越裳氏重九譯而朝是也嚴陵方氏曰夷  
 蠻以其小而有屬戎以剛依以勇於題曰文  
 於身曰文互言之矣安若居所異宜是矣和味  
 若五味異和是矣用言若禮之用謂居山不備器若  
 器械異制是矣利用言若禮之用謂居山不備器若  
 驚為則同居澤不矣鹿豕豕為禮是矣○馬氏曰性受  
 於天則同而中國成夷有若天地之○降者抑亦地  
 氣之使然也東者陽氣之發而西者陰氣之積而  
 蓋陽之氣熱所積陰火食者而西者陰氣之積而  
 北者陰氣之所積陰火食者而西者陰氣之積而  
 不粒食者矣志欲與陰言乎殺而五穀不發而  
 達其志通其美欲與陰言乎殺而五穀不發而  
 語之官謂之奇象觀釋度待洛反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  
 居必參相得也度待洛反

九夫為井四井為邑田有常制民有定居則無偏  
 而不舉之弊地也邑也居也三者既相得則由小  
 以推之大而通天下皆相得矣此所謂井田之良  
 法也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樂

音洛  
 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劉氏曰富而後教理勢當然若救死恐不贍則必  
 疾視其上而欲與偕亡矣雖欲興學其可得乎此  
 篇自分田制祿命官論材朝聘巡守行賞罰設國







上齒大司徒教官之長也率其俊秀者與執禮事  
 蓋欲使不帥教之人得於觀感而改過以從善也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  
 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  
 左右對移以易其藏脩游息之所新其師友講切  
 之方庶幾其變也

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

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四郊去國百里在鄉界之外遂又在遠郊之外蓋  
 示之以漸遠之意也四次示之以禮教而猶不悛  
 焉則其人終不可與入德矣於是乃屏棄之石氏  
 曰古者輕進人以為善絕而人者以惡一鄉以  
 教則先欲其改悔於不從也然則知朝于後移之  
 右移之鄉遂終至射於不帥教者屏之遠方所以  
 絕其為惡也雖然射以觀德不曰屏之遠方所以  
 酒以行禮也雖然射以觀德不曰屏之遠方所以  
 以勝不勝則曰是禮而為齒也酒以中多者以功  
 坐而勿勝立則聽功者為齒也酒以中多者以功  
 則人之心平體正賢者所為德上其齒則不肯  
 尊卑之禮此賢者所為德上其齒則不肯  
 惡為卑之禮此賢者所為德上其齒則不肯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





皆從其詩書禮樂之教也天子之則適庶皆  
升於司徒而得與在學之教者隆殺之別也  
也則與帥之而執事以激羣衆之時異矣故特  
曰俊士而已學所以齒凡倫人倫之大莫先乎  
弟故入學者必齒以齒則貴賤皆然  
也得以是子而與俊選相為齒所謂行一物而三善皆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  
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  
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  
變王三百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

### 曰寄終身不齒

古之教者九年而大成出學九年之期也小胥大  
胥皆樂官之屬鄭注以棘為棘又以棘訓偏棘本  
西戎地名愚謂不若讀如本字急也欲其遷善之  
速也寄者寓也暫寓而終歸之意蓋雖屏之終身  
不齒然猶為此名以示不忍終屏之意蓋國子皆  
世族之親與庶人踈賤者異故親親而有望焉  
方氏曰賤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貴者止於二  
不變遂屏之者陳氏謂先王以衆庶之家為易治  
世祿之家為難化以其易治也故鄉遂之所考當

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也故國子之出學當  
在九年大成之後以三年之近而考焉故必四不  
變而後屏之以九年之遠而簡焉則雖二不變屏  
之可也○疏曰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以有虞氏  
之庠為鄉學長矣陳氏曰聖人二有天下也以學  
使樂正磨其性情心順先王詩書禮樂以性其情  
於教化而不私其子凡在學者孰敢不性其情  
也疏曰司馬掌爵祿但入仕者皆司馬主之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  
司馬曰進士

疏曰司馬掌爵祿但入仕者皆司馬主之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

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士然後爵之

位定然後祿之

劉氏曰古者鄉學教庶人國學教國子及庶人之  
俊而其仕進有二道鄉學秀者之升曰選士國學  
秀者之升曰進士其選士者不過用為鄉遂之吏  
而選用之權在司徒也其進士則必命為朝廷之  
官而爵祿之定其權皆在大司馬此鄉學國學教

選之異所以為世家編戶之別然庶人仕進亦是  
二道可為選士者司徒試用之此其一也司徒升  
之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國子弟同矣此其二也嚴  
六氏曰鄉論秀士而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而升  
秀以告于王而升其諸司馬則故大樂正又論造士而  
於政官之長也以其成司材將使之臨政則可以進  
賢否之理各止於大小而官之造士之官材定其  
爵若或食九人馬食之類所謂官若公卿大夫所  
所必貴之祿爵之富宜有以養其廉故既爵之必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苑之

廢其事如戰陳無勇而敗國殄民或荒淫失行而  
悖常亂俗生則擯弃死則貶降嚴陵方氏曰廢其  
而不能與大夫之事也終身不仕則不特於  
其治而及於大夫之事也終身不仕則不特  
與民同耳猶以士禮葬之於其死也夫終身不仕則  
故也然是法也上不及於公卿下不及於士舉中

###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發師旅之役也○方氏曰先王設官未嘗不辨亦  
未嘗不通司徒掌教司馬掌故是分職而辨之也  
有發則司徒教士以車甲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才  
是聯事而通之也馬教習車甲責之司徒何也先王

禮記卷之五 司徒第五 第五

之用人非有材不取唯其有成材則責論官材  
 而無不特文而已况司馬掌教典則其所辨論官材  
 者豈特此文而已武所以混為一出途也其所教習者  
 武而巳使司馬無其材故出軍之為司長氏曰司徒  
 教士則將其材無不其宜司馬治軍則使比李氏曰  
 伍長軍將之材無不其宜司馬治軍則使比李氏曰  
 事無不治先王之取人治民未嘗不如此兩軍帥其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羸股肱決射御

射御之技四方惟所之然但論力之優劣而已所  
 以擐衣而出其股肱者欲以決勝負而示武勇也  
 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  
 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

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不貳事則所業彌至於精不移官恐他職非其所  
 長以技名者賤為大夫之臣亦賤故不得與為士  
 者齒列然必出鄉乃爾者於其本鄉有族人親戚  
 之為士者或不忍卑之故也嚴陵方氏曰莊子曰  
 凡執技者不足以外也論之也則論其力而巳適則  
 方謂有射御而外也論之也則論其力而巳適則  
 也央射御而外也論之也則論其力而巳適則  
 技不射御而外也論之也則論其力而巳適則  
 其力故也射御而外也論之也則論其力而巳適則  
 類祝史皆事神若周官史以祝之類若周官史以  
 其執書以事神若周官史以祝之類若周官史以  
 矢參連之類若周官史以祝之類若周官史以  
 之類若周官史以祝之類若周官史以祝之類若周  
 木工醫則醫師之類若周官史以祝之類若周官  
 以其足與事之類若周官史以祝之類若周官史  
 以工馬凡此者蓋執技之言之名





制斷也天倫天理也天之理至公而無私斷獄者  
體而用之亦至公而無私郵與尤同責也凡有罪  
責而當誅罰者必使罰與事相附麗則至公無私  
而刑當其罪矣嚴陵方氏曰五刑不簡然後正乎過則  
輕且知於刑而過又輕於罰矣此止以郵罰為序者亦先  
輕以明之也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  
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  
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  
泥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大小之比以

成之 比音俾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而直在其中者以其有父子  
之親也刑亂國用重典以其無君臣之義也推類  
可以通其餘顧所以權之何如耳父子君臣人倫  
之重者故特舉以言之亦承上文天倫之意所犯  
雖同而有輕重淺深之殊者不可槩議也故別之  
所謂權也明視聰聽而察之於詞色之間忠愛惻  
怛而體之於言意之表庶可以盡得其情也汎猶  
廣也其或在所可疑則泛然而廣詢之衆見焉衆  
人共謂可疑則宥之矣比猶例也小者有小罪之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

剖析言辭破壞法律所謂舞文弄法者也變亂名物更改制度或挾異端邪道以罔惑于人皆足以亂政故在所當殺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而  
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  
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  
者不以聽

行去聲

淫聲非先王之樂也異服非先王之服也奇技奇器如偃師舞木之類書云紂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所行雖偽而堅不可攻所言雖偽而辨不可屈如白馬非馬之類所學雖非正道而涉獵甚廣則亦難於窮詰順非文過也所行雖非而善於文飾其言滑澤無滯衆皆疑其為是也至於假託鬼神之禍福時日之吉凶卜筮之休咎皆足以使人惑於見聞而違特禮法故亂政者一疑衆者三皆決然殺之不復審聽亦為其害大而辭不可明也  
延平周氏曰此四誅都不可聽以其非過而其情不待於聽也○金華邵氏曰論其罪雖未至於可殺究其實則盡民心患矣故不聽而殺之聖人防微之意也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

立法有典司刑有官雖過失不赦所以齊衆人之不齊也若先示之以赦過之令則人將輕於犯禁矣豈能齊之乎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

方氏曰此所以禁民之不敬金璋以金飾之考工記大璋中璋黃金勺青金外者是矣

中夫声

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文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

此所以禁民之不法用器人生日用之器也數升縷多寡之數也布幅廣一尺二寸帛廣一尺四寸

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

此所以禁民之不儆

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  
不粥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

此所以禁民之不仁凡十有四事皆所以齊其衆  
而使風俗之同也

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劉氏曰凡上文所當禁戒之事雖有司刑司市之  
屬以治之然不有以譏察之則犯者衆而獲者寡  
矣故令司關者執禁戒之令以譏察之見異服則

禁之聞異言則識之衣服易見故直曰禁言語難

知故必曰識關境上門舉關則郊門城門亦在其  
中矣司徒之屬有司門司關者皆其職之大略也

石林葉氏曰以令示於衆而使之避者禁也  
至禁而禽獸魚鱉則犯者必多故也至於關者  
道以出入而魚鱉則犯者必多故也至於關者  
不歸於禽獸魚鱉則犯者必多故也至於關者  
識異言於異服則犯者必多故也至於關者  
後審言於異服則犯者必多故也至於關者  
異服者殺其未識先於王則道易知而俗明刑  
所以禁者殺其未識先於王則道易知而俗明刑  
所不犯其殺其未識先於王則道易知而俗明刑  
禁者殺其未識先於王則道易知而俗明刑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

惡去声

周官太史典歷代禮儀之籍國有禮事則豫執簡策記載所當行之禮儀及所當知之諱惡如廟諱忌日之類奉而進之天子天子重其事故齋戒以受其所教詔諫猶教詔也不言大宗伯者體貌尊惟詔相大禮於臨時耳嚴陵萬氏曰執簡記即周也奉諱惡即小史所謂詔王之忌諱是也此一言之於太史者以小史為太史之佐故得以奉言之記謂簡冊所記之言也執言執之於禮之時故以典禮言之於上凡此特用之於行禮之時故以典禮言之會古外反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司會冢宰之屬掌治法之財用會計及王與冢宰廢置等事故歲之將終也質平其一歲之計要於

天子而先之冢宰冢宰重其事而齊戒以受其質質者質於上而考正其當不也

大樂正大司冠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

市司市也周官司市下大夫一人司會所質冢宰既受之矣此三官各以其計要之成從司會而質於天子則司徒司馬司空亦齊戒而受之

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

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

百官位卑不敢專達故但質於三官三官達於司徒司馬司空而為之質於天子天子與六卿受而平斷畢則還報其平於下故百官齊戒以受上之平報焉君臣上下莫不齊戒以致其敬者以天功天職不敢忽也六官獨不言大宗伯者宗伯禮樂事行則天子六卿皆在無可歲會者惟大樂正教國子及一歲禮樂之費用當質正之爾然雖不言宗伯而先言太史典禮於前則其尊重禮樂之意可見矣已上並劉氏說○石梁王氏曰太史典禮

以下至制國用此一節與周制異與夏殷無考  
方氏曰齊以齊其內制之動戒以戒其外物之侵  
古之人將也君也將也君也將也君也將也君也  
致其謹而思之將也君也將也君也將也君也  
下也臣也內也所也所也所也所也所也所也  
一何哉蓋今歲於乎多矣必於歲之終乃齊也  
易之何事將蓋今歲於乎多矣必於歲之終乃齊也  
者可因慎為之乎則齊戒者之為也  
司會之職以歲會考歲成者之為也  
天子獨先於衆也宰會之為也  
會之成降於衆也宰會之為也  
官雖非冢宰則天官之屬也  
其成質於天子之屬也  
司空齊戒於天子之屬也  
掌邦教敷五典者是也  
也而司寇則詰姦慝刑暴亂焉故司寇政之質則司寇



凡養老

養老之禮其目有四養三老五更一也子孫死於

制國用制所則蓋而農終時春後官市飾馬  
也用出國出所先休之固也長其之之受  
日乎用也所以王其稼可帝於成屬之禁  
下焉前計所可穡勞出夏得以則在司  
則且經今以休亦之乎飲達其司民空  
制歲言歲奉之已時震於於職空在掌  
其事量之天勤也見秋於天子而之商  
始繫入所時於矣老乎藏於也此賈居  
者乎以入而可為勞為血說冬然敢非在  
本天為制為政之可氣乎則後專各以者  
乎則出國用者時而之衰勞是乎坎終農  
故其成則如是勞人於為可休休之  
於終歲所以待已成歲之  
歲者然然後來歲之  
事存乎後成人可以  
曰乎後成人可以  
成於國以

有虞氏以燕禮

國事則養其父祖二也養致仕之老三也養庶人  
之老四也一歲之間凡七行之飲養陽氣則用春  
夏食養陰氣則用秋冬四時各一也凡大合樂必  
遂養老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則通前  
為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凡七也

夏后氏以饗禮

燕禮者一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以至於醉其  
牲用狗其禮亦有二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也

饗禮者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依尊



於諸侯

鄉學也國中小學也學大學也達於諸侯者天子養老之禮諸侯通得行之無降殺也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人君有命人臣拜受禮也惟八十之老與無首之人為難備禮故其拜也足一跪而首再至地以備再拜之數九十則文不必親拜特使人代受此言君致享食之禮於其家而受之之禮如此然他命

則亦必然矣長樂陳氏曰年彌高者養彌厚養則亦必然矣長樂陳氏曰年彌高者養彌厚養則亦必然矣長樂陳氏曰年彌高者養彌厚

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

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糧糧也異者精粗與少者殊也宿肉謂恒隔日備之使求而不得也膳食之善者每有副貳不使

闕之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不離寢言寢處之所  
 恒有度閣之飲食也美善之膳水漿之飲隨其常  
 遊之處而為之備具可也嚴陵方氏曰粳則地產  
 養其陽膳用六牲以為膳而巳養其陰肉則天產以  
 有膳則肉者可不必有肉則膳可知其珍者不必宿  
 不必而或飲者不必有肉則膳可知其珍者不必宿  
 飲止於所居而巳於遊固不從馬於寢則亦離馬也  
 飲食不離寢飲食從於遊也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  
**唯絞給衾胃死而后制**  
絞音交 給其鴆反  
 此言漸老則漸近死期當豫為送終之備也歲制  
 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衣物之難得者須三月

可辦故上云時制衣物之易得者則一月可就故云  
 月制至九十則棺衣皆具無事於制作但每日備  
 理之恐或有不完也絞與給皆用十五升布為之凡衾  
 者也給單被也絞與給皆用十五升布為之凡衾  
 皆五幅士小斂緇衾頽裏大斂則二衾冒所以緇  
 戶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其用之先以殺緇足  
 而士次以質緇首而下齊于手士緇胃頽殺象生  
 時玄衣纁裳也此四物須死乃制以其易成故也  
 馬氏曰自五送死之禮而此養生之禮也自六十  
 歲制而不可送死之禮也其養生之禮也自六十  
 始衰食子之可以親養之故其養生之禮也自六十  
 日短於遊也於始親養之故其養生之禮也自六十  
 必從人之遊也於始親養之故其養生之禮也自六十  
 理也人之遊也於始親養之故其養生之禮也自六十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  
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  
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  
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

珍從

從去聲

杖所以扶衰弱五十始衰故杖未五十者不得執  
也巡守而就見百年者泛言衆庶之老也此就見  
九十者專指有爵者也祭義又言八十君問則就

之者亦異禮也珍與常珍之珍同從之以往致尊  
養之義也嚴陵方氏曰三十曰壯四十曰強壯強  
十為始衰則年自壯始衰之極宜有以趨於衰而  
得氏曰不煖則離於壯有嬰兒之宜無所不至故也  
馬氏始衰離於壯有嬰兒之宜無所不至故也  
亡之時下無凍餒之壯者蓋五畝之宅老之時也  
而七十則可以食肉矣○矣延豚狗之畜無失其時  
可也偏廢也則天子與之杖○矣延豚狗之畜無失其時  
而也蓋將以尊賢也尊賢則北面可也豈特老者  
而巳蓋將以尊賢也尊賢則北面可也豈特老者  
問之何歟哉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不俟朝者謂朝君之時入至朝位君出揖即退不  
待朝事畢也此謂當致仕之年而不得謝者告猶

喪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

問也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也秩常也日使人以常膳致之也延平周氏曰不俟朝所以全其日有秩所以厚其養也先王之於人必欲其生也之具然後責之廉故卿大夫既於朝者所以無累於終身而有恥又日有秩此仕於朝者所以無累於於貪汚者也

賓客之事八十齊衰之事弗及也

去声

齊側皆反

方氏曰力政力役之政也服戎兵戎之事也力政事之常者故五十已不從矣服戎則事之變者必六十然後不與焉從謂行其事也與則與之而已

及則旁有所加之謂以其老甚非特不能從與於事而事固不當及於我矣長樂陳氏曰弛而不張武不能畫作而暮息一日之理也三時作而終息此經是已先王知其理如此故為之禮以息之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五十而爵命為大夫也不親學以其不能備弟子之禮也致政事以其不能勝職任之勞也或有死喪之事惟備衰麻之服而已其他禮節皆在所不責也嚴陵方氏曰五十曰艾服官政故受爵於朝蓋受爵則服官政故也六十曰耆指使故不

王制卷之五

親學所以事人非所以使人故也七十曰老而傳  
故致政蓋外則致其政於君內則傳其事於子孫  
也唯衰麻為喪則與曲禮言唯衰麻在身同義然  
此齊喪之事猶及也  
所以異於八十者歟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

行養老之禮必於學以其為講明孝弟禮義之所  
也國老有爵有德之老庶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父  
祖也國老尊故於大學庶老卑故於小學上庠大  
學在西郊下庠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

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

東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小學在西郊

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右學大學在西郊左學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  
在國之西郊

東膠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虞庠小學在西郊  
方氏曰四代之養老必以學何也蓋王者之養老  
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所以明人倫而盡子道而  
人倫之始也學所以明人倫而盡子道而養老  
亦宜乎皆學也虞曰生曰倫曰道曰校曰序曰  
何也庠者射也射以正己為事人道也故周曰  
序者射也射以正己為事人道也故周曰序者  
物也射以正己為事人道也故周曰序者  
庠下所以尊卑言之也故東序西序以延平周氏  
也





則二代可知矣在養老則言衣而不言冠者言衣委貌周道也推此則有虞氏亦可知也章甫殷道也

###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四海之內老者衆矣安得人人而養之待國老庶老之禮畢即行引戶校年之令而恩賜其老者焉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

### 期不從政

從政謂給公家之力役也○方氏曰將徙欲去者來徙已來者夫人莫衰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於徙此王政之所宜恤者故皆不使之從政焉○舊說將徙於諸侯者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為民自諸侯來徙者謂諸侯之民來徙於大夫之邑以其新徙當復除諸侯地寬後少故惟三月不從政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慕故期不從政一說謂從大夫家出任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未知孰是廢疾者有所養居喪不從政則生者得

以盡其衰將徙者不從政所以寬之之始來者不從政所以安之也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

老而無妻者謂之矜矜音鯨老而無笑者謂之寡

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左傳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是無妻者亦可言寡也皆有常餼謂君上養以餼廩有常制也嚴陵方氏窮而無告者起愬而來通莫之得矣故曰天民之窮固所宜矣

瘖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養之

瘖者不能言聾者不能聽跛者一足廢躄者兩足俱廢斷者支節脫絕侏儒身體短小者也百工衆雜技藝也器猶能也此六類者因其各有技藝之能足以供官之役使故遂因其能而以廩給食養之疏引國語威施植鑄等六者為證嚴陵方氏曰一藝者是也先王之時瘖者以之實土聾者以之執司火則者以之守圉則跛者以之斷者以之治木荀子曰攻金玉人之以至陶者謂之治坭匠者食之也荀子曰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蓋謂是矣先王之政必如是在何也所以使材而事之無廢才而人各得其養在器者無虛用而在事者無極其用之故謂之器也孔子所謂使人也器之是矣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凡男子婦人同出一塗者則男子常由婦人之右  
婦人常由男子之左為遠別也嚴陵方氏曰道路  
者男子所有事也女子則深宮固門而已右方何  
而左無為故其所由如此道路既曰中又曰右皆  
也蓋央以適當言之耳或上或下或左或右皆非  
適當馬唯中乃  
可以言央也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

父之齒兄之齒謂其人年與父等或與兄等也隨  
行隨其後也鴈行並行而稍後也朋友年相若則  
彼此不可相踰越而有先後言並行而齊也

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

并已獨任之也分析而二之也

君子老且老不徒行庶人老且老不徒食

方氏曰徒行謂無乘而行也徒食謂無羞而食也  
○應氏曰非入皆好德而士不失職安能使在路  
無徒行之賢非入各有養而俗尚孝敬安能使在  
家無徒食之老長樂劉氏曰帝王之為治也不出  
天下外薄四海行路之民皆服教化之齒隨其  
於道之教著於道不相踰禮義之齒鴈行兄弟之  
住并重任分任恤之行著於道矣君子弟老不徒  
者老不徒食君子小人之為子弟者莫不徒行不  
尊德

而養老也  
方一百里者為田九百畝

步百為畝是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為夫是一頃  
長闊一百步夫三為屋是三頃闊三百步長一百  
步屋三為井則九百畝也長闊一里孟子曰方里  
而井井九百畝

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  
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

一箇十里之方既為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  
為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為田九百萬畝

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萬九  
十億乃九百萬畝也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

註千里之方為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既為  
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之方為九百億畝百箇百  
里之方為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  
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  
九萬萬畝經文誤也○應氏曰自此至篇末皆覆  
鮮篇首及中間井田封建地里之界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

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

方氏曰不足謂之近有餘謂之遙○應氏曰此獨言東海者東海在中國封疆之內而西南北則夷徼之外也南以江與衡山為限百越未盡開也河

或東其敵順地勢及水之所趨也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

天下九州王畿居中外八州每州各方千里是一百箇百里以開方之法推之合萬里也

封方百里者二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

公侯皆方百里封二十箇百里剩七十箇百里

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

九方十里者四十

伯七十里封六十箇七十里是占二十九箇百里

四十箇十里於三十箇百里內剩六十箇十里

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  
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其  
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

除上封二等國共占六十箇百里外止剩四十箇  
百里及六十箇十里於此地內封子男五十里之  
國者百二十箇每一百里封四箇實占三十箇百  
里通三等封止剩十箇百里六十箇十里○伯國  
方七十里七七四十九是四十九箇十里○子男

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  
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  
步四尺二寸二分

疏曰古者八寸為尺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有  
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有五  
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  
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  
步有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又今步  
每步剩古步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

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百二十  
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又不相應經文錯亂  
不可用也○愚按疏義所算亦誤當云古者八寸  
為尺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  
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  
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計之  
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由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  
寸六分千分寸之四與此百四十六畝二十步不  
相應里亦倣此推之○方氏曰東田者即詩言南  
東其畝也言南則以廬在其北而向南言東則以  
廬在其西而向東○嚴氏說南東其畝云或南其

舉東西南北者河流縈帶周遶雖流沙分際亦與  
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衰而東南蹙秦而下東南  
展而西北縮先王盛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不勞  
中國以事外也禹貢東漸西被朔南咸暨特聲教  
所及非貢賦所限也

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二千里為田八  
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  
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廓宮室塗巷三  
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斷音短  
去上聲

億

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者以一州方千里九州  
方三千里三三為九為方千里者九一箇千里有  
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  
億畝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  
云一萬億言八十箇萬億之外更有一萬億是共  
為八十一萬億畝先儒以萬一字為衍非也此並  
疏義然愚按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則方三千里  
當云八萬一千億畝如疏義亦承認釋之也嚴陵  
曰高而藏曰山大而平曰陵  
木所積曰林林所附曰麓

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

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是二十五箇十里

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諸  
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  
者歸之閒田

除名山大澤之外皆為附庸之國及閒田嚴陵方  
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即巡狩之禮言有  
功德於民者加地是也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即  
巡守之禮言不致者君削地是也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  
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



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方  
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  
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二  
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  
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此倣上章畿外之法推之可見畿外封國多而餘地少廣封建之制於天下也畿內封國少而餘地多備采邑之分於王朝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  
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  
二百八十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

此言大國之數

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  
百六十人

次國大夫亦食七十二人卿三大夫祿故食二百一十六人

个

食音嗣

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八人

小國大夫亦食七十二人卿倍大夫祿故食百四十四人

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降於天子所命也嚴陵方氏曰凡此皆言制祿多至於君十卿祿者是以也此特重釋之爾○金華應氏曰由下士以至於君其祿愈厚則其所食愈衆豈非以人徒服也則既漸增而漸廣歟然由卿而下皆服乎君者則既漸增而漸廣歟然由卿而下皆於衆也然必折其數以見其所養之極其厚則所食亦欲居人

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

以上者知吾之所奉合衆力而共為之則必思其所以稱此且不至壅利以自私而必推己以養人故君所食之人十倍於卿而由士至卿所食者次第加衆皆欲其無獨富之心而助君以養民也

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

之於方伯之地

祿視諸侯之卿可食二百八十八人者也

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

縣內視元士為去

謂之湯沐者言入至畿內即暫止頓於此齊潔而往也春秋傳謂之朝宿之邑惟方伯有之其餘否許慎云周千八百諸侯若皆有之則盡京師地亦不能容長樂陳氏曰湯沐則朝宿之邑也方伯之於天子猶天子之於湯沐巡守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宜矣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世子世國畿外之制也天子大夫不世爵而世祿

先王使人爵人必取其有德有功者列國之君薨其子未得爵賜則其衣服禮數視天子之元士賜爵而後得如先君之舊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而有大功德者亦世之左傳言官有世功則有官旗

###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

今所存者士冠士昏士喪特牲少牢饋食鄉飲酒士相見

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  
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量數制

度

六禮七教八政皆司徒所掌禮節民性教興民德  
 脩則不壞明則不渝然非齊八政以防淫則亦禮  
 教之害也事為者百工之技藝有正有邪異別者  
 五方之械器有同有異度量則不使有長短小大  
 之殊數制則不使有多寡廣狹之異若夫飲食衣  
 服尤民生日用之不可闕者所以居八政之首齊  
 之則不使有僭儷詭異之端矣此篇先儒謂雜舉  
 歷代之典雖一一分別而不能皆有明證又且多  
 祖緯書豈可謂決然無疑哉朱子有言漢儒說制  
 度有不合者多推從殷禮去此亦疑其無徵矣然  
 只據大綱而言興學以上脩六禮以下其坦明者

亦可為後主之法也嚴陵方氏曰冠昏嘉禮也喪  
禮也不及軍禮者六禮司禮也祭之吉禮也鄉相見賓  
義司徒教士以車甲則軍禮固在其中矣政在養  
民政以飲食為首飲養而食養陰故先飲而後  
食有飲以養之必有衣服以成之故繼之以量  
服有飲以養之必有衣服以成之故繼之以量  
馬有異則必有度以計其所至量以量其別  
容有度則必有數以計其所至量以量其別  
有制以定其等差故繼之以數制焉

禮記大全卷之五終



